

重塑教学模式 激发思政课翻转课堂内生活力

□ 元慧坤

翻转课堂作为重构教学时空和优化知识传递路径的典型教学形态,在高校思政教学场景中的应用范围与实践深度不断拓展。既有的翻转课堂实践多局限于“课前知识预习+课中互动研讨”的二元设计,对课后实践转化环节的关注度相对不足,且各教学环节之间缺乏系统性的衔接机制与联动逻辑,难以形成从“认知输入—价值内化—行为输出”的完整育人链条,这种“重理论轻实践”的固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思政课的育人实效。因此,构建覆盖“预习—研学—践学”全环节的闭环教学模式,成为高校思政课翻转课堂提质增效的重要探索方向。

思政课翻转课堂“预习—研学—践学”闭环模式的理论框架

“预习—研学—践学”闭环模式的构建,有其内在理论依据。个体思想品德的形成与发展遵循“感性认知—理性辨析—实践验证”的递进逻辑,这一规律决定了思政课作为承载价值塑造功能的核心课程,其育人效能的实现无法依靠单一的知识传递环节完成,必须覆盖“认知—认同—践行”的完整闭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习的主动性与情境性,认为知识的内化需要学习者在具体场景中通过互动与探究完成意义建构。翻转课堂的课前预习环节完成初步的知识传递、课中研学环节推动深度的认知加工、课后践学环节则为

价值观念的落地提供实践载体,三者形成闭环,既契合个体思想观念形成的内在规律,也回应了思政课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对教学全流程设计的内在要求。

“预习—研学—践学”闭环模式构建的基本原则。一是价值引领原则,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穿教学全过程,确保各环节活动设计始终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知行合一原则,在教学流程设计中,坚持知识学习、价值内化与行为践行的逻辑统一,使思想认知的深化与行为习惯的养成互为支撑、相互促进;三是主体协同原则,突出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在各环节设计中预留充足的自主探究空间,并通过师生、生生双向互动强化思想碰撞,激发课堂教学内生育人活力。

思政课翻转课堂“预习—研学—践学”闭环模式的构建路径

课前预习环节要进行精细化设计。课前预习作为翻转课堂教学流程的起始环节,其设计的精细化程度直接影响课中研学环节与课后践学环节的开展效果。对此,思政课教师需突破传统教学中同质化的预习任务设计思路,根据学生的认知基础与能力层级,实施梯度化预习目标。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担当复兴大任 成就时代新人”单元为例,针对认知基础较为薄弱的学生(如大一新生、理工科学生等),设置以概念识记与内涵梳理为主的基础性预习目标,配套精简的知识点拆解微视频,帮助其

完成对时代新人核心要义的初步感知;针对具备一定理论基础的学生(如学生党员、“青马工程”参训学员等),则设置以典型人物事迹梳理与责任维度逻辑归纳为主的提升性预习目标,配套人物纪实素材与拓展阅读篇目,引导其完成对知识内容框架的系统性梳理。

课中研学环节的深度辨析。课中研学环节是翻转课堂实现价值内化的核心场域,教师需跳出对预习内容的简单复述与知识点罗列的固化模式,聚焦课程内容中的重难点,并结合社会热议议题组织开展深度辨析,让学生在多元观点的碰撞中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例如,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学习法治思想 提升法治素养”单元教学中,可选取具备公共讨论价值的典型网络人格权侵权司法判例作为研讨载体,拆解案例背后的法律条文适用规则、民事权利义务边界划定与公序良俗的价值考量标准,并嵌入分层论证流程,引导学生结合预习阶段的基础法理知识,针对争议焦点展开观点交锋,在思辨中深化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解。同时,将法治素养培育要求有机融入辨析全过程,为后续实践环节的法治主题调研做好认知衔接与逻辑铺垫。

课后践学环节的行为转化。课后践学环节是思政课实现行为转化、验证价值认知的关键落点。教师应突破传统课后书面作业的单一任务局限,依托多元实践载体搭建立体化的践学育人体系。例如,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单元教学结束后,可依托校内“青马工程”实践阵地与理论类学生社团等平台,组织适配不同认知层级的理想信念主题分享与行业榜样生涯访谈活动;联动当地红色场馆,开展定向寻访与亲历者口述史料整理等实践活动;辅以线上红色数字展馆沉浸式虚拟仿真实践,引导学生在多维度场景体验中将课堂习得的理想信念转化为个人发展规划与实际行动自觉,实现价值认知的二次深化与行为习惯的逐步养成。

思政课翻转课堂“预习—研学—践学”闭环模式可有效突破传统思政课各教学环节衔接松散、认知与实践脱节的固有局限,通过环环相扣的流程设计,实现了知识传递、价值内化与行为养成的逐层递进,有效提升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整体育人效能。这一探索不仅丰富了思政课教学理论体系,也为新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本。未来,高校仍需立足具体教学实践,结合不同学段、不同思政课程的育人特点,对该模式进行适配性优化,持续激发翻转课堂的内生育人活力,助力思政课教学质量与育人效能的稳步提升。

【作者单位: 山东科技大学公共课教学部, 山东科技大学泰安校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本文系山东科技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拔尖人才培养计划项目: 翻转课堂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为例(BJ20221109)研究成果】

数智赋能让农业更“智慧”

□ 王 琦

随着 AI 与大数据技术的快速迭代革新,传统农业正加速向智慧农业深度转型。本文立足我国农业发展实际,从精准种植、智能养殖、智慧流通三个维度切入,系统阐述 AI 与大数据技术赋能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具

体路径,旨在为农业数字化转型与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重塑种植养殖生产流程,落实精准化管控。AI 与大数据技术赋能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核心要义在于,以“数据感知—智能分析—精准执行”为技术链路,重塑传统种植养殖生产模式,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助推农业生产向数字化、集约化转型。

在精准种植方面,综合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多光谱遥感影像与地面土壤传感网络,实时监测土壤养分、墒情、光照强度及作物长势,基于 AI 模型解析多维数据,自动生成差异化的播种、施肥与灌溉处方图。并依托北斗导航智能农机,实施分区变量播种、施肥与灌溉。在智慧养殖方面,通过在牲畜耳标、项圈及圈舍内安装传感

器和监控设备,实时采集畜禽体温、心率、采食、运动等生理行为数据,运用时序分析算法对上述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智能识别发病个体与异常行为,及时发出预警并指导精准隔离,有效降低疫病扩散风险。同时,结合畜禽的历史生长数据、饲料转化率及市场行情,动态优化饲料配方及繁育配种计划,在缩短出栏周期、提高肉类品质的同时,显著提高整体养殖经济效益。

构建智能农机装备体系,推进智能自动化作业。智能自动化作业是 AI 与大数据技术在农业信息化建设中的核心落地场景。针对传统农业过度依赖人工、耕作粗放等问题,可通过系统集成感知定位、智能决策与自动执行模块,打造全流程无人化作业模式,显著提高土地利用率及田间作业质量的稳定性。

一是实现高精度定位与环境感知,可依托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高精度惯性测量单元,实现厘米级实时定位与路径跟踪。还可通过机载多光谱相机、激光雷达及超声波传感器,全方位获取农田环境及作物生长等信息,为后续决策算法提供数据。二是推动智能决策与动态调控,依据

地块边界、障碍物位置及实时田间数据,基于 AI 算法动态评估地形起伏与作物密度,自动调节机组行进速度与作业幅宽,形成最优作业路线,保证耕地、播种、收割作业不重叠、不遗漏,实现精细化作业。三是提升远程运维与健康管理效能,可依托车联网技术,建立农机与云端平台的双向通信链接,实时上传发动机转速、油耗、液压力、作业深度等工况参数,平台借助机器学习模型对设备健康状态进行实时评估及故障预判,及时发出维护提醒或调度备用机具,有效减少因突发停机造成的生产延误,提高农业作业效率。

全面贯通数据链路,实现供需精准匹配。借助 AI 与大数据技术,对农产品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进行数字化重构,通过全域数据的采集、整合和智能分析,打通各环节间的信息壁垒,实现农产品供需精准对接。

在生产端,利用 AI 模型,根据历史销售、气候预报、土壤监测等信息,对农作物未来产量进行预测,为经营主体制定科学种植计划提供数据支撑,从源头上避免盲目扩大生产带来滞销风险;在流通端,可

利用物联网与区块链技术,实时监测冷链物流温度,实现全流程数据上链存证。一旦出现物流异常,系统会及时发出预警并下发操作指令,切实降低农产品腐损率。同时,消费者还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追溯农产品全链条信息,提升信任度;在消费端,电商平台基于大数据推荐算法,根据用户购买习惯、地区需求特色及实时库存情况,实现农产品的个性化精准推送。同时,结合仓储位置、订单密度等因素,动态优化物流配送路线,降低仓储周转损耗,让供需匹配更加高效、智能。

AI 与大数据技术正深刻重塑农业产业发展形态,推动农业由“靠天吃饭、凭经验种养”的传统模式向“依数据决策、按标准生产”的现代化范式转型。然而,技术的全面落地仍面临数据体系不完善、应用成本高、人才短缺等现实瓶颈。未来,需进一步统筹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深化数据、算法与传统农艺的有机融合,充分发挥 AI 与大数据技术在农业信息化建设中的巨大潜能,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作者单位：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大学）

固安全之本 增生态之美 融人文之韵

——探索道路景观与城市环境设计协调共生之路

□ 王韵诗

城市道路既是串联城市空间的骨架,也是市民感知城市风貌的重要载体。随着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更新,道路景观设计不再是道路工程的附属“装饰”,而是演变为统筹功能、生态与人文多重维度的系统性“创作”。如何实现道路景观与城市环境的协调共生,成为当下城市更新进程中亟待回应的核心命题。

在城市环境设计体系中,道路景观作为城市线性空间的核心构成要素,是兼具骨架支撑作用与媒介传导价值的关键功能载体。基于城市设计整体论视角,道路景观凭借自身连续的线性形态,串联起城市各功能片区与公共节点,在搭建城市空间基本秩序与层级结构的同时,强化了城市空间的连续性与整体性,逐步消解了城市空间的碎片化倾向。置于景观生态学的理论框架下,道路景观不仅承担着连通绿地斑块、维系生态过程连续性等职能,还有效拓展了城市环境设计的生态维度,提升了城市道路系统运行效能。另外,道路景观还可作为城市文化风貌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可感知的物质载体,将抽象的文化基因转化为可游可赏的街景画卷,有助于提升城市环境的辨识度与认同感。

道路景观与城市环境设计的协调共

生,是重塑城市线性空间价值、营造宜居宜业环境的重要路径。设计师可通过系统施策,推动道路景观系统与城市整体环境的有机融合与同频共振,全方位释放城市公共空间价值,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一是功能导向的城市道路景观环境设计。功能性是城市道路景观设计不可动摇的底层逻辑,一切道路景观表达都要以保障通行安全与效率为前提,避免陷入脱离使用需求的形式化创作误区。例如,过于简化的“行道树+隔离带”设计往往会为道路通行效率和安全体验埋下隐患,也让道路景观失去了与使用场景深度“绑定”的可能性。而合理的功能导向设计,要求设计师将交通需求深度融入道路景观营造的每一处细节,而非单纯依靠硬质护栏完成空间分割。如通过乔木的有序列植实现对车流的视线引导,利用冠幅饱满的乡土树种隔绝对向车灯眩光等。除此之外,功能导向的城市道路景观环境设计还需针对不同道路、区段的交通特性进行精细化适配,如在交叉口、弯道等视距关键区,需严格控制植物高度与种植密度,确保行车视距全程无遮挡,避免景观植被造成的视线盲区。对于长直线路段,则可通过树种的有序更替,形成节奏化的视觉节点,缓解驾驶人因长距离驾

驶产生的视觉疲劳,从感知层面降低交通事故风险。

二是生态导向的城市道路景观环境设计。秉持生态化理念开展的设计实践,旨在消解人工营造空间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为城市道路赋予与自然共生的内在生命力,推动其从碎片化的生态阻隔要素跃升为串联城市整体生态网络的关键纽带。例如,部分城市将道路沿线的下凹式绿地、雨水花园与生态滞留带有机融入道路景观体系,打造具备复合生态功能的微型调节点,使路面径流能够在景观空间内部完成净化与下渗过程,而非直接接入市政管网系统。此举在大幅降低市政排水系统运行负荷的同时,有效缓解了城市汛期面临的内涝防控压力。此外,针对城市道路两侧的植物景观配置,应摒弃单一化草坪搭配外来名贵树种的传统种植逻辑,采用乔灌木草层组合的复层种植模式。借助多层次植被的协同作用,既能提升固碳滞尘、降噪涵养的综合生态服务能力,还能为城市小型野生动物构建起连续稳定的迁徒活动廊道。

三是人文导向的城市道路景观环境设计。城市道路是公众接触并感知城市整体特质的首要界面,而人文内涵的持续注入能够使道路景观在满足基础通行需求、兼顾生态调节作用的前提下,逐步孕

育出具备独特记忆点的场所精神。设计师可依托城市自身的历史文脉与地域特质进行道路景观营造,将承载本土文化符号、蕴含集体历史记忆与体现民俗生活特色的各类元素转化为可被直观感知的空间语言。例如,在老城区道路更新项目中,可在保留原生古树景观、修缮沿线历史建筑界面的基础上,对老地名与城市历史故事进行空间化转译,让穿行于道路空间的市民清晰地感知到城市发展的完整脉路;在城市公园道路、城市广场等城市慢行空间,可通过选用本土化铺装材质与适配日常使用场景的设施配置,弱化道路空间的纯工程属性,强化与周边社区生活的有机联结,在保证交通功能的基础上,赋予道路空间可被持续感知的情感联结,使城市道路在承担交通职能的同时,成为延续城市文化脉络、承载日常烟火气息的线性公共场域。

在城市存量更新的时代背景下,道路景观设计亟须超越传统的工程化、形式化固有思维,转向精细化、人本化的营建模式,在每一处设计细节中统筹安全效率、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的多重目标,融交通之利、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于一体,让城市道路成为展现城市风貌、涵养城市生态、承载城市记忆的魅力长廊。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 王媛媛 闫昌昊

美育,即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在中华教育传统中源远流长。从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到蔡元培先生的“将美育与世界观教育相结合”,美育始终承载着人格完善与价值塑造的深层使命。步入新时代,美育被置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突出位置,成为“五育并举”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前高校美育仍面临“孤岛化”“边缘化”“标签化”的困境。要跳出“就美育谈美育”的思维窠臼,真正发挥美育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战略功能,就必须超越单一的艺术技能视域,将美育置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坐标中去考量。基于此,高校应锚定三个维度、深耕三重路径,着力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的美育新格局,交出新时代美育的合格答卷。

校准价值坐标的“三个维度” 解决“美育何为”的根本之问

一是“以美养德”的价值引领维度。美育的首要功能在于“立德”,即以美育人、以美化人。新时代高校美育的价值根基,必须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紧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与高校自身的办学传统、精神气质有机融合。从理论层面看,中华美育精神历来强调“尽善尽美”“文以载道”,不同于西方美学对“真善美”分离的探讨,中国美育传统更注重美与德的内在统一。因此,高校美育必须深挖各学科蕴含的审美特质,推动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与校本精神深度融合。在实践层面,应引导学生从民族精神与时代成就中感悟奋斗、创造与时代之美;各高校需精准挖掘自身办学传统与美育的结合点,将美育塑造为大学精神传承和校园文化认同的核心载体。如工科院校提炼“理性之美”、师范院校诠释“人格之美”,将独特的“校本之美”作为美育的逻辑起点,使美育变得可亲、可感、可信。

二是“以美启智”的融合浸润维度。美育的核心动能在于“赋能”,即打破与智育、专业教育之间的传统壁垒。从理论上,学科美育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美育责任从“单科作战”转向“全科共担”。不同于将美育视为专业教育附属的传统观念,中国语境下的“科艺融合”更强调以人文引领科技,通过挖掘知识体系中的逻辑美、结构美与秩序美,实现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同频共振。从实践上,各高校应同步推进“课程美育”与“美育课程”双线建设。一方面,在机械、数学、编程等专业教学中深度挖掘“轨迹美”“简洁美”“架构美”等元素。另一方面,构建涵盖科技、人文、生命的多元课程群,不断丰富美育课程体系。最终,打破美育与智育、第一课堂、第二课堂之间的边界,推动美育全方位、全过程地融入学生成长环境,实现“以美启智,赋能成才”。

三是“以美培元”的转化服务维度。美育的目标不应止步于个人修养的提升,应聚焦于社会价值的创造。在理论维度,这一逻辑回应了“教育向何处”的根本问题,强调美育必须超越校园内的“孤芳自赏”,建立与社会发展的有机链接,将育人场景延伸至服务社会的广阔天地。在实践维度,要将课堂延伸至乡村全面振兴与社区治理一线,鼓励学生运用专业特长开展艺术疗愈、非遗活化和乡村规划设计等美育实践活动。通过上述举措,打通校园与社会的“围墙”,使美育成为推动学生投身国家发展的坚实力量,真正践行“以美培元,服务社会”。

铺设育人体系的“三重路径” 回答“美育如何落地”的实践之题

其一,构建“培元—淬能—导行”的阶梯式人才成长路径。该路径遵循认知与成长规律,覆盖高等教育全周期,设计了层次分明、循序递进的美育阶段。“培元”阶段侧重价值塑造与审美启蒙,可通过校史剧、大师讲座等形式,阐释“何为美”“为何向美”的认知奠基问题;“淬能”阶段聚焦素养提升与创新实践,通过跨学科工作坊、学科竞赛等实践载体,推动践行“知行合一”理念;“导行”阶段侧重成果转化与社会服务,引导学生将内在素养转化为实际行动,在实践中检验和升华所学。这种进阶式设计,确保了美育与专业成长、人格塑造同频共振,贯穿高等教育全过程。

其二,建设“跨界融合、六维支撑”的矩阵式课程路径。课程是开展美育的主阵地。必须打破单一、割裂的课程旧态,探索构建以“美育内涵、艺术之美、科技之美、辞章之美、人生之美、生态与文化之美”为内容支撑的六维课程体系。同时,系统推进“课程美育”建设,开发跨学科融入的教学案例库和配套教材,为专业教师提供将美育元素融入专业教学的“工具箱”和“灵感源”,实现知识传授与审美浸润的有机统一。

其三,打造“校社联动、师生共创”的全景式实践路径。美育的生命力在于实践,成效最终体现为行动。高校须打通校内外育人壁垒,营造全员参与的美育实践生态:在校内,推动“被动观赏”向“师生共创”转变,统筹美术馆、音乐厅及公共空间资源,打造“一院一品”“一院一美”特色美育品牌。在校外,深化从“关门办学”向“开门服务”转型,依托乡村美育工作站与社区美育基地,引导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体悟大美情怀与责任担当。

守正创新,向美而行。面向新的历史方位,高校美育既是“润物无声”的思政载体,更是“提质增效”的赋能引擎。未来,要加快推进高校美育研究与体系建设,将美的种子深植于青年学子心田,致力培育兼具中国心、世界眼、过硬本领与高雅品位的时代新人。

【作者单位: 武汉科技大学; 本文系湖北本科高校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全程浸润式大学生美育理论与实践教育体系的建设”(项目编号: 2024226)阶段性成果】

守正创新 向美而行 书写新时代高校美育新篇章